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謩

謄録監生臣朱爌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劾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嘉靖四十四年　譚綸

臣謹奏據成都府申查得仁壽縣堂上櫃內原貯白銀被盜劫去等因臣將該縣知縣周大繡巡捕主簿李萃責令戴罪拏賊所據失事官員通合查參以懲弗恪參照仁壽縣知縣周大繡忝居官長不顧司存銀已在庫而慢藏典守之心何怠賊得梯城而行刼防禦之術誠

疎在平日雖有愛民之心于臨事殊無弭盜之略人贓稍獲遺逸尚多廵捕主簿李萃才本闒茸政亦怠弛伴食縣堂任兵疲而弗練高卧私室致寇至而罔聞雖在履任之初難逭曠官之咎此二者臣所當提問以為奉職不恪者之戒也布按二司守廵川西二道左參政李尚智僉事呂廕均有地方之責難免疎虞之愆但李尚智則兼攝下川南道廵歷敘瀘未回相應免究呂廕則承委監督操務彼此顧慮難周相應量行罰治再照四

川一省遠在西陲山川險阻甲於天下法網疎闊自昔而然邇年以來在外則諸番跳梁雖屢行撫剿而桀驁之態尚轉相效尤而恬不之攺在内則武備廢弛即嚴行督責而文武之屬率視為故事而莫覩其成如臣自入境以來即首視各郡縣城垣要皆單薄無益防禦甚如雲陽等縣之城則倒塌殆盡僅存遺址推之通省大略類是繼之簡閲軍伍尺籍徒存逃亡過半此則天下衛所皆然而四川為甚矣至于民壯則論糧編丁最為

近古其在今日可以循名責實轉弱為强惟此而已奈初意寖失于承平之久良法盡壊于不才之官有司視役占為當然以選練為長物而先年又以採辦之故工費浩大稍議折徵以濟一時燃眉之急後以民力告困暫行停減因循至今額數皆失而所存無幾又皆白徒市棍遊手遊食責之披堅執銳以待暴客其將能乎故自富順失事之後僅及年餘而越城刼庫已經四起有由然哉又照全蜀四塞之地皆有盜區而永寧播州二

司尤為淵藪蓋二司利羣盜之重賂羣盜恃二司為三窟出沒無常緝捕難及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先年議設分守參將一員于永寧宣撫司駐劄兼制播州一帶蓋欲其宣布威信鈐轄土夷誠為有見乃今反使羣盜得憑藉諸司以為逋逃之主而莫之誰何則又將焉用彼分守兼制為哉其故蓋起于各官謀身之念太重任事之志弗專徒欲上下雷同遷延歲月僥倖無事以保全其富貴而未知顧名思義原始要終為地方謀為朝廷

計耳則亦無惑彼之桀驁愈甚轉相效尤而莫之改也至于參將周表則又有難以備責而當為之處者蓋制馭土夷之道在我當守其舊章在彼宜責以定分則我既有執詞而彼亦自心服查得本路參將原係分守銅仁後改為思石兼制川湖播州等處向駐貴州石阡府今復改駐播州兼制思石遂使該司上下同辭紛然中撓以為不便臣初嘗切責之比查前此當事諸臣亦累行議處至久而未決蓋土夷每以激變上囤為言周表

亦以孤危難處爲慮臣因爲之熟計宣慰楊氏之有播州已數十世所轄八司土吏自常賦之外朝廷未嘗令其妄出一錢而一旦以其素未嘗有之官隨帶三省之兵改駐于其治内供應夫馬不免偏累誠于情有弗堪故其心未帖服而周素此時且不免委曲遷就以計定人心爲事不然恐生他故愈益難處而又何暇問其藏汙納垢之事而畢得行吾志哉故臣謂難以一槩責備而又當爲之處者此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將知

縣周大繡等行廵按御史提問僉事呂膾量行罰治左參政李尚智免究仍聽臣嚴督守廵兵備道等府衛所州縣等官将通省大小城池並行修濬務髙深如法保障有資合用工料從宜措處其原設民壯盡行查復舊額分投訓練務成精兵以備不虞及通行永寧等處參将安大朝并敘瀘重夔各兵備道嚴督播州宣慰楊烈永寧土舍盾效忠等將竄入該司地方有名强盜盡拏獲解臣正法仍禁戢所屬不許再行窩藏其參将周表

仍聽該部轉行臣與貴州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議改駐適中地方免使獨累播州一司致生疑畏而文武庶官中之有怠緩不職與土司中之有桀驁弗恭者皆從臣遵照敕諭參拏處治甚則加之以兵如此則守無不固令無不行而區區小寇不足慮矣 疏入帝從之

選練州縣民壯疏 嘉靖四十五年 楊博

臣竊惟天下州縣選立民壯照依里社以爲額數相沿日久名在實亡每遇地方有警動稱無兵必須仍復舊

制以壯兵威以嚴内治盖今之郡縣即古之諸侯昔人謂與之土地人民而不與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誠為至論尚書馬文升有見于此選設民壯量里社多寡為編次遠慮深謀真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若使州縣官果能收選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可以弾壓奸宄之心有事可以坐收擒勦之效邇年以來寖失原意或以之調防邊塞或以之抽補軍役徒有民壯之名未見兵勇之實即如近日四川南直隸妖寇之變守土官員束手無

策誠為後車之鑒應即行南北直隸并十三省巡撫都
御史轉行兵備守巡該道著各府州縣掌印官照依曩
年事例即查本州縣原額守城民壯若干現在若干逃
亡未補若干中間守邊抽軍各若干即今應該作何處
置或將本處現有快手機兵等項改補止要查復原額
之數不必多增一人以致勞民傷財編列隊伍每五十
人為一隊設隊長一名一百五十人為一總設總管一
名更查空閒官地一區立為民壯校場春夏秋三季月

操六　至冬操三歇三務使武藝精熟器械修整如遇草冠生發即便督率勦捕有兵備官處聽兵備官無兵備官處聽守廵該道官不時教閱撫按官廵閱同衛所官軍一體操練如果人强藝精卓有成效許其特爲奏薦重加奬賞怠玩廢弛者指名參究一整飭間既無增餉之勞立見足兵之利矣　疏入帝從之

諫修齋建醮疏 嘉靖四十五年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

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胆為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苟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于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以来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

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近人以為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臣竊謂陛下不及漢文帝遠甚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宫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

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

陷陛下于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其大端在于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術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于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于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于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

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

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為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皐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于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于

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于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冐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疏入逮下詔獄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　隆慶元年　譚綸

臣謹奏臣會同廵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議照薊昌為九邊第一重鎮自有邊患以來前後督臣之所經畫大小羣工之所建明與本兵二次集議其防守事宜可謂

至精至密無遺策矣當事諸臣信如兵科給事中張鹵議悉能以實心行之又何兵有弗精守有弗固而邊患有足虞乎而臣等復不能無言者蓋涓埃之細亦愚者千慮之一得耳謹冒昧列款以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看詳如果言不涉迂擬議上請俯賜施行其于秋防大計亦庶乎有小補矣計開一曰議應援臣等竊惟薊鎮之邊天險足恃據險以守本無足虞而前此往往為敵所乘如入無人之境蓋徒知以守為守之當事而不知

以戰為守之得策耳臣前議練兵三萬列為三營分任責戰庶幾以戰為守一大應援之兵矣然以臣所總督薊遼二千餘里之邉專三萬應援之衆合之雖若有餘分之則秪見不足且我方明于所往彼已決于聚攻自非就近設有援兵一枝與之相持相戰則罷守之兵未有不敗事者為今之計合于十路主客官兵之中各選精銳三千人每五百人定把總一員領之謂之一司每二司定千總一員領之謂之一部每三部定參遊一員

領之謂之一哨無事則免其做工常行訓練遇警則視其所攻往来截殺無論大舉深入務與主兵併力拒守以待大援之至如大援已至而失守則失守之罪當以大援為首而本路援守官軍應從次論若大援奉調計其時日地里逗遛不進以至失守則本路與大援各任逗遛失守之罪若大援奉調計其時日地里尚未能至而先失守則本路獨任失守之罪如敵犯别路本路確然無警則此援兵三千亦聽臣隨宜調撥如此則随處

有援人心知警而戰守為有賴矣伏乞聖裁二曰明節制臣等聞之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夫將為三軍司命而勝敗之機乃係于兵之有制無制何也蓋有制則上下之利害皆切于身而其心不得不與之共死無制則秦越之肥瘠無預于已各計謀生故臣嘗謂節制之節即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則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否則在上者既無所責成因得以遂其推諉之奸在下者漫

無所關繫往往視棄其主將如弁髦而莫之顧焉此不特士卒之于偏裨偏裨之于主帥為然即于督撫亦莫不然者矣故領兵裨將居常每對人言曰何必自苦遇有事來我尚隅著幾輩挤一充軍無不了者是在偏裨且爾又況其下者乎此皆節制之法未講耳臣等謂宜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豫為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總兵之下有參遊其所領則為之一路一哨參遊而下有千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部千總而下有把總其所領

則謂之一司把總而下有百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局百總而下有旗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宗旗總而下有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隊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一路一哨則責成參遊一部則責成千總一司則責成把總一局則責成百總一宗則責成旗總一隊則責成隊長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至于蹶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參遊蹶一參遊則以所部下千總蹶一千總則以所部下把總蹶一把總則以所部下百總

蹶一百總則以所部下旗總蹶一旗總則以所部下隊長蹶一隊長則以所部下兵士皆斬弗宥是語責成則自大而小凡為之主將者不得不致其忠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為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護其將合千萬人之心以為一人之心此則所謂節制之法故雖主之以撫能之將亦不可敗昔臣在東南治兵大率用此故能轉弱為强今邉塞之軍令不行已久臣等竊謂脩邉之策蓋莫有急于此者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今不

講白法之法而惟紛紜以備邉為言真空言無補耳伏乞聖裁三曰議功賞凡論功行賞視首級之多寡以為殿最此若可以為據矣然臣以為論小敵則可若遇大敵則當先破敵者勢難取功奪首級者未必殺賊此不惟功賞不明人心解體往往又因爭首級馴至誤事故臣等謂宜于臨事之際以密雲等三大營之兵豫分為三大枝專俻衝鋒破敵而于各路調到之兵分配于三大枝之後以為應援或遼東或宣府入援之兵則張布

兩翼或資之夾擊或聽其出奇仍各將其兵編為三人一伍三伍一隊三隊一宗三宗一局三局一司三司一部三部一哨每伍以二人殺敵一人取首一首止許同伍三人共之越三人者不許作功其先為其枝銃箭所傷者則以歸之本銃枝箭之兵用槍棒者不預焉至于各枝齊發致敵隊崖塹死者則聽主將于事定之後總取其首合而分之大率以十分為率衝鋒破敵夾攻出奇者各得其三應援之兵共分其四臨陣斬獲之功願

紀録者以親斬論隊崖之功主將許論部功士卒給賞而已如此則軍無爭功朝無僣賞其得之不以為倖而賞之足以勸矣夫賞當其功固為公平之道而賞不踰時又為激勸之機今之功賞往往踰年而不決至使獲功之人有不以功為功而反以為累之歎豈所以致人盡死力哉盍緣隨軍無紀功之人日久成腐爛之物以致真偽難明因而持疑莫決也謂宜于秋防之時聽各巡按巡關御史會委老成練達推官二員與之隨營經

察凡遇各枝官軍所獲功次當即得赴紀功委官處登時紀驗准與作功者即給與關防小票爲照其首級仍與標紀明白別與差人轉解紀功御史覆驗無異仍給印信小票爲照其各委官先給之票追回不用仍即具奏陞賞則衆皆競勸人樂捐生而屬功爲有待矣伏乞聖裁四曰議修守查得防邊集議明戰守一款内云將諸鎮人衛客兵專責之戰守本鎮主兵專責之修邊是徒知主将之弱而不知主兵之中亦有强者也徒知客

兵之強而不知客兵今日之弱非盡可恃也為今之計

謂宜于十路主客之中選其強而可以戰者三千人就

中慎擇一參將領之如臣等前議免其做工責之常行

訓練以為就近應援之兵其餘不論主客仍盡責之以

修守之事庶幾無藉其戰猶資其守不然二事俱廢則

又焉用彼入衛為哉伏乞聖裁五曰旱冒濫夫三軍之

士賈勇直前凡以為功也有功而賞之後期人心且解

體矣況奪之功乎臣等竊聞塞上夙弊凡軍士之功將

官家下輙得據之矣將官輙又據之矣總督鎮廵中軍旗牌聽用等官輙又據之矣四方鏑刺報工之人輙又據之矣是戰士出百死一生而得之而輙見據于將官與將官加丁之手已甚不堪而未操寸刄閑發一矢者亦得以奪其血戰之功以為功則誰復肯致死而用命哉臣等謂冒濫之弊所當嚴為禁之也伏乞聖裁六曰禁虛詐竊惟春秋而防大小文武功罪必從臣等與之叙論上之朝廷下之本兵復下之廵按御史以覈實之

然後殿最請行誅賞可謂至公至明至精至密且無倖功茍免之弊乃各大小將官不修實事專尚虛詐厚養刀筆之徒置之帷幄之中廣為辯舌之士布之輦轂之下每當有事之秋即豫為活套揑寫虛文如見敵輙奔則云如何而拒敵未見風塵則云如何而轉戰覩望不前者輙敢以陷陣自名摧鋒破敵者反或以退縮見訾敵未退而先報出境本有罪而肆言有功中外交搆遝邇播揚能使聞者聳聽見者色喜因而顛倒是非變亂

墨白甚至冒犯交結之條甘蹈欺罔之罪徒取便于身圖不顧觸手法網比比皆然此而不禁相率為偽尚安望其盡忠耶臣謂宜請下該部每于邉塞有事之時行令五城兵馬差人于東西長安門外與兵部都察院門首往来廵察但有在彼高談浪議邉将功次即係前項辯舌棍徒許便拿赴所司嚴加考訊坐以潛住京師窺探為奸之條其遞送各衙門報功報事揭帖亦宜連人送赴廵按廵關御史與之從公查覈如所報是實情尚

可原若事涉虚誣即從重參究并根治秉筆之人如此則詐偽息而聞見不淆公論定而人心自奮矣伏乞聖裁七曰廣利器竊惟中國之長技莫踰于火器而火器之利又莫踰于佛郎機但其制必用銅其次用鐵銅之巨者每具計費二十金次亦不下十五金鐵之巨者每具計費八九金次亦不下五六金點放不得其宜易破破必傷人更制則其費又半之以故不能多具具亦不敢輕用臣在南方見木佛郎機之法因教武生有舒明

臣造而試之其利與銅佛郎機同連發七八銃又不破壞破壞亦不傷人法用堅木為體長七尺圍一尺四寸中空一寸外束以鐵箍六道計其工費共用銀三錢三分壞則止易其木而鐵箍則長存費省而用巨莫有善于此者臣謂宜請乞敕下工部支銀一萬一千兩前來分發薊昌二鎮十一路參將分投照式制造三萬三千架分布各緊要隘口以備戰守之用且點放則人皆可能輕便而運動復易壞則責令該路取木易之再壞再

易不必再給之費以現在之兵各兼守一銃計一路增銃三千架猶如增兵三千名由是推之郡縣推之營堡制而用之為利甚博是亦禦敵之一策也伏乞聖裁疏入帝從之

應詔陳言疏 隆慶二年

王世貞

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内開朝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竊惟皇上秉聖睿之姿當昻草之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國是于將非收人心于既渙大法小廉朝

野寧謚而又霈然下德音求讜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
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湔拔復領事寄而夙遘疾
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恩卬戴尚有一得敢爱其愚
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謹列為
八事上請倘以為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
我祖宗功莫盛于太祖高皇帝德莫盛于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擿至于孝宗

皇帝承列聖之貽範而丕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
于今過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
告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盬之寵節儉敦
謹後乘無狗馬騶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
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
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
講析政要較求晝一以故聖聰日啟萬幾益練少詹事
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

中人李廣戒勗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為皇后治祀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擇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晋階賜金繒以與廩偶遇糾彈即為溫慰聽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

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意言官精白靖獻戒儉訐
刻覈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
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
于孝宗皇帝聖政録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為聖德之助
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
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
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無
所往而非奉天也草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

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鬰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發明詔于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照象魏之重或以華葢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羮牆之思實為便當一酌恩義以處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書名者幾三

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于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于用義夫族屬至于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謂傷于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于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

及府部大臣會議于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箸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廩幾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居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至重複互犯創造生澀自今而後係中

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複
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
繫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
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伏惟皇上鋭然行之一
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只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妻通政
使李錫子詔謂錫現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
書屠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為此例

出輔參政鬱邑以歿夫屠滽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負猜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滽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屬在國親其罷不億即有奇謀碩畫不得預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託以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才于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

鈎結黨與為國家憂如梁孝燕剌者予伏乞下臣所言
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
壅閼庶幾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宗室無戚戚具爾之
歎矣一修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
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
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
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武之出納又有不容于不

修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定進御頒行至于法司上惜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旨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為戒臣又惟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

臣愚欲下內閣諸耆碩臣攷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俱身滅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于國家治體關係非細一推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先朝大臣邮典海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其忠方以為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于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於格小有未合者臣請罄其一得以備裁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于韓國公李善長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籌帷轉餉之功不下于鄼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績遠過于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勛勷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主帥邱福耳而同安侯火真等罵賊力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録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贈謚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宮秩其高風

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閈其緒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上讜言力持權豎氣節足以彰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皇猷臣以為數臣者宜特褒以諡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薛蕙一則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粲嘗量移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故于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儆行何可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旌及于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于下則位

卑者勉修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矣一昭爵賞以徠異勲臣見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寇無歲不犯邉國家之財用少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勲以報上斤斤守剌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捷伐之竒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宰今復沮于多言夫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爵為至重

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宗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高皇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犁庭掃穴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召者乎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即年防秋延綏固原將

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邉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皇上敕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陜西各邉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隷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為步兵仍于團練錦衣衛各軍官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

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
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
各哨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
督戰守其陜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
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
退現缺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
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
不惟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

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强戰無不勝者也臣愚不勝惓惓之至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八

重乞聖明覽本顧問疏 隆慶三年 温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章奏令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未有不胥此以為治者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

開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為皇上請者豈非以即位之初服制未闋往古有三年不言之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上一一而覽之一一而問之將涉于勞而無其要乎今先帝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遹訓成王訪落故事望我皇上皇上思有以荅臣工之望則莫如覽本顧問而已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扵經筵之暇以石州殘破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為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

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
惕是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倘由
此日與大臣商摧時政則其所激發又不知當何如也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為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
寇盜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
苦皇上試於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
攘大計為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採而行之一留意
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本不必於諸司

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司章奏有關於聖躬者有切于民瘼邊疆者有招擬提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於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於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久安四夷何由而賔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開對可悉也伏乞皇上秉此諒隂之餘俯順臣民之望敕下禮部會同内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合無行令閣臣俟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

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瀆其關於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採納施行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内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于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孚于麻哉臣不勝願望悚息之至　疏入帝從之

乞慎重贈典奏　隆慶三年　温純

臣伏見該禮部題覆司禮監太監陳洪乞恩疏蒙聖旨是陳洪侍朕恭慎効有勤勞伊父准贈都督同知母一品夫人後不為例欽此臣等不勝駭異以為祖宗二百年贈官之制至今始變隨查大明會典凡武職有功封贈父母各照現授職事對品封贈無有贈内官父母為一品者先帝時太監温祥得贈其母為一品夫人然越禮踰分已當議革而温祥之父不得預封者以子為太

監父無封太監例耳詎意太監陳洪即因溫祥贈母而求并贈其父已自無例可比也而該部則曰贈官原比武職事例豈以所引滕祥廕弟姪為贈官例乎且都督同知與一品夫人皆極品爵也洪不過一五品內侍耳視對品封贈之例既不相協而內臣之於武職又何相干涉令天下武職多怠玩而不振者以爵賞不足為天下勸耳使都督同知既可以無軍功而得則人何必蹈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耶即有蹈湯火赴白刃視死如

歸者陛下其何贈以加之耶夫贈軍功與無軍功者同則人且不勸況有軍功者尚為品級拘未盡可得都督同知耶陛下即以洪為恭慎為有勤勞然蟒衣玉帶陛下之所以寵之者亦極矣洪果知恭慎其何忍以私親故而壞國家二百年之制陛下又何忍以宦官故而施此二百年未有之恩耶且此典果出陛下意乎抑因洪曲請而後與乎又因閣臣票擬而後與乎果出洪曲請陛下直以祖宗之制閒之彼自當無詞以對若出陛下

意則閣臣當救正部臣當執奏今在廷諸臣皆知出閣

臣擬則其意不過以上下之情未通遂不得已為調和

中外計耳夫陛下為天下臣民主不使閣臣直行其道

而使不得已市恩中貴雖廢祖制壞名器而不顧臣等

竊以為不可伏惟聖明裁察　奏入帝不納

察變謹微疏　隆慶三年　　鄭履淳

臣惟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

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飢寒迫身易為衣食嗷嗷

赤子聖主之所以為憂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慮切慮
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内者適足以資他人
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祺矣曽召問一大臣
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髙
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虚納牖之功
宫闈違克儉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
從内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
文案徒繁閹寺潛為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宫府肆

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蠻裔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經疏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

踰於此矣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

請面奏事宜疏 隆慶三年　　　駱問禮

臣謹上面奏事宜十條一曰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已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曰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謁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曰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曰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

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曰頒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諸臣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其皆得自効六曰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預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曰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

可振八曰政令之由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敕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曰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曰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焉　疏入帝不悦宦寺復從中構之謫閔禮楚雄知府

議處安攘大計疏

高拱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繫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儲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猝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

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廵閲邊務未免假借于他官或遇邊方緫督員缺未免那移于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于東又缺于西且彼此俟代道途遥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

本兵政務或欲廵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歴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强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

司屬始盖兵部司屬皆預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為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為傳舍不肯專心于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

出時入以俟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兼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之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䘏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于後是何等危懼其為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

以厭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脱或作奸誤事則律以法脱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而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于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于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顧惜事一

入手更無接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

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

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

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

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

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

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

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

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為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為我皇上早為設處以濟目前之急豫為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于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豫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為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邊方激勸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為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科甲者十之一二而雜流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

於朝廷為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為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蠱人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為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于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蠱可漁之利而共囿于無

所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于盜賊也若不亟處弊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於此等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為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察劾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尚苟且塞責容臣等劾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

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為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為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于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續行題請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絶徼近年皆

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
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頂踵皆
至然後可以為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為在上者所明
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為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服
誰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
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為一人用此道也伏望聖明特賜
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
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

都准行

議處邊方有司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薊遼山陜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埸之責敵騎蹂踐旣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于邊方待之旣薄志意隳沮又何望于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

郡邑之狼狽為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為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後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為官擇地祇當為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

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宏可當大任即由此為兵備為廵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為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覬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

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豫為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畤定襄永寧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邱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

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于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得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為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

辯大究以正法疏隆慶四年　　高拱

臣謹奏近該審録重囚該刑部循例會同吏部都察院
大理寺先于朝房内將各犯招由詳加檢閱内看得一
起王金係陜西鄠縣民陶世恩陶倣俱係湖廣黄岡縣
人申世文係陜西三原縣人劉文彬係湖廣黄岡縣人
高守中係河南太康縣人該王金招稱在官陶世恩由
父陶仲文進用恩陞尚寳司少卿自幼傳習陶仲文偽
書世恩在官姪陶倣見世恩係近侍官員不合互相交
結有在官申世文與金鄉里在官劉文彬武當山道士

在官高守中俱與陶世恩鄉里金等各不合陸續来京互相援引與陶世恩陶倣結交窺探内情金等因結黨深固遂不合妄造藥物希求倖用陶倣妄造丸白等藥及兜肚香袍陶世恩妄造小涵等丹内用麝香附子等熱藥金妄造百花等酒令人喫飲即刻丹田發熱申世文妄造天水生元丹劉文彬妄造經驗仙丹高守中妄造三元等丹各陸續奏進因前項丹藥俱係熱燥傷人之物致蒙大行皇帝誤服聖躬違和金與陶世恩陶倣

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各慮罪重仍各不合朋謀合製
金裹水敷臍丸及太乙賓丹從鼻孔吸進扶同奏入又
蒙誤服內傷彌重至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內金等又不
合妄進湯藥一服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嘗蒙
遺詔方士人等各正刑章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荷蒙
恩詔遵奉遺詔內開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
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著錦衣衛拏送法司從重
究問欽此蒙錦衣衛將金等拏獲開送刑部陜西司嚴

究各情明白將王金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俱問擬比依子弒父者律各凌遲處死決不待時等因臣等閱此招由不勝隱慟流涕曰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至訊曰何可對衆出言審問故今亦不敢議而特為皇上辯明其說古之人君有殞于非命不得正其終者其名至為不美蓋實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傳而取譏于後也若我先帝果是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乎先帝聰明睿智允文允武事無大小悉洞燭其隱微

至于寶愛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搉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
有既服受傷不以為言又復服之之理此自陛下所明
知也今乃曰熱藥傷人之物致誤服聖躬違和又曰
丹藥從鼻孔吸進又誤服內傷彌重皇天后土在上
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不自愛重至是耶果閒自
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
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

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又妄進湯藥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乃擬王金等比依子弑父之律謂先帝是王金等所害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致于非命至是耶又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議事者不知意何所為乃假先帝為辭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先帝為何如且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于陛下前誣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為何如今罪囚招中明開先帝為人所害是何

事體每歲審錄大庭之上明說先帝為人所害是何語
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九重高遠此等形狀
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為陛下言者若不亟明其事
恐天下後世信以為真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冤于天上
留不美之名于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于此者
而陛下亦何以為情也伏望敕下法司會同多官將王
金等從公再問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于天
下宣付史館明其事于後世使皆知先帝以正而終更

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陛下為親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為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民瞻仰在此舉也至于王金等臣等非欲為開釋直以先帝受誣臣等一念赤忠萬分不能自已特為先帝辯耳彼王金等者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今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死何足惜哉　疏入得旨這事情重大著法司會同多官從實究問明白來說

議處本兵司屬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于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為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于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

兵司屬彼生于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士馬之強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偽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為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二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為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于邊務所裨必多　疏入得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幷著為

令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 隆慶四年 譚綸

臣謹奏本月二十二日酉時據分石守塘領參將陳勛揭稟白海子迤北瞭見敵兵約長七八十里于八月十三日起身往東北行走又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西路敵兵十分重多已到境外地名商都等因各報到臣該臣督同鎮巡等官查照節年事規將主客官軍酌量地勢衝緩題請分布乘牆列守而又議以黃花居庸

鎮邊三路有警該昌鎮總兵官楊四畏統領本標官兵
首先應援迎敵古北牆子嶺曹家寨石塘嶺有警該西
路副總兵官李超統領本營并臣標將李如樻等標兵
首先應援迎敵馬蘭松棚太平三路有警該總理都督
戚繼光首先應援迎敵燕河臺頭石門山海關四路有
警該東路副總兵官胡守仁統領巡撫標下及本營標
兵首先應援迎敵而臣與巡撫都御史各往来督理遇
警隨營調度各該總協等官本路無警他路有警即便

相機策應夫分路列戍布置雖詳但邊長人稀全仗軍門鎮廵協守標兵近者則首先迎敵遠者則相繼應援設使直入一路或分伺兩路又地方相去不遠即有二三十萬之衆臣等以四標全力合併拒阻即不資外助可保萬全但今據所報西路且有二十萬衆東路懲創往年挫衂之事糾合各部計亦不下十萬屢報西路謀入黃花鎮而東路又謀入古北口東西又犯入馬蘭峪是分為三路矣東路則謀犯義院口為石門寨所屬又

諜犯界嶺口為臺頭營所屬又諜犯冷口為燕河營所屬又諜犯潘家口為松棚谷所屬即未能四路並犯但令四路內屬諸番各自逃去亦必有分犯二路之意且一路遇敵左右二路俱當戒嚴是薊昌一十四路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處處受敵臣等各標之兵可以應援截殺者纔有四營東二營合車騎步兵計三萬有奇昌平一營不滿六千又抽諸長陵等八衛之人最為脆弱難恃所堪恃者僅東之三營耳以三營三萬之兵而當三

十萬五路入犯之衆已為力不能支而況黄花鎮為陵寢重地臣必自將密雲一營合昌平標兵誓死以當黄花一路則所謂古北石塘曹家寨牆子嶺首先迎敵已無其兵而東路既欲分犯二處則副總兵胡守仁即合巡撫標下之兵其力亦難兼顧總兵戚繼光協總胡守仁即如初議遏警首先迎敵亦再無别兵可以調發相繼應援臣等用是苦心籌畫無所措手為今之計合無請乞敕下該部豫將保定鎮撫應援兵馬行令整搠三

枝星馳前赴密雲聽臣分撥標兵三千相兼前去駐劄石匣營適中地方專備古北墻子曹家寨石塘嶺有警分投赴邊併力拒阻又行遼東鎮巡官豫將入援人馬星馳進關至石門寨臺頭營屯劄專備東路土蠻如果分犯二處總兵王治道與副總胡守仁督兵分投拒遏巡撫都御史劉應節往來調度俾臣得以專當黃花鎮一面保護陵寢戚繼光專當馬松太平三路如或黃花鎮無警臣仍率協總李超標將李如櫝等專待牆古曹

石首先迎敵而以保定援兵分發西自牆古曹石東至馬松太平遏急策應又或墻古曹石無警而敵悉衆分犯馬蘭以東臣則親率標兵以東而以保定應援兵馬留在平谷以西一則防備西路突瞰我虛一以豫備內地又或馬松無警而牆古以西或得潰入則繼光躬率全營標兵星馳而西與臣連營奮戰如此則勝算粗定不致顧此失彼若謂二鎮援兵必待敵已潰牆而後入關策應則有焦頭爛額之功不如曲突徙薪之萬全

也伏望聖明軫念敵衆兵寡俯賜俞允畿輔地方幸甚

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言邊事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竊惟諳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陲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巴噶柰濟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諳達臨邊索取則責令縛送拜甡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

示欲殺以挫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彼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即令巴噶柰濟統領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諳達死子錫稜阿必有其衆因加巴噶柰濟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為一部錫稜阿必忿爭兩族若互相讎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夜南望侵擾不已又或使之隨營立功彼

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頻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為無策矣伏乞陛下採擇施行　疏入帝從之

言宜許諳達貢市疏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謹奏昔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為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欵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例商人自以有無

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諳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誠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諳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甎塞聚灰門乘城之計今納欵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諳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于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巴噶柰濟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

衛歲窺薊遼濟農賓都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屈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額森以尅減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也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之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為耶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九　史部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藻

謄録監生臣朱𢍰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九

議處科目人才疏 隆慶五年

高拱

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為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于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為網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

何如而非謂此必賢于彼也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登八座為名臣者難以一二計厥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于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罪為功其係舉人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為罪上司之相臨同列之相與炎凉迎面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于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不賢而十曾無其一也至于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于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

幸有一二與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陞官又高舉人之俸多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之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率隳墮而恬汙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稍強學未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倖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為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為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望其有

爲胡可得哉夫崇尚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却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沮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爲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為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説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秪以資格授官授官之後則惟攷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茍未必優即後于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茍未必劣即先于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陞取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該

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眾則一例陞爲京堂卿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攣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于自棄也至于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

力者乃可為之彼其精力既衰胡可以為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為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于淪落者或寡矣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得獨驕舉人皆益自効而善政必多郎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亦可有六七國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熙平之治可庶幾望也臣誠愚昧所以為國謀者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

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著實舉行吏部知道

議處馬政鹽政疏隆慶五年　高拱

臣惟國家設官各有所職而非故爲剩員也若係剩員則不設之矣其用人也乃使之各舉所職而非徒以安置也若所當安置者則不用之矣今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戎伍所資鹽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係緊關要職非閒局也而近来視之甚輕即卿與使皆以殁

不稱職有物議者黜之夫安置其人而名曰黜是以棄之之道用之也黜而實以安置是以用之之道棄之也棄之而用則其任必不勝用之而棄則其政必不美臣不知用人者乃何以若此也或曰攷不稱職有物議者將何以處臣以為不然夫攷課貴嚴果不稱職有物議直去之而已矣獨柰何以此等衙門為安置之所哉既劣處之使之醜顔又姑容之使之尸位遂致政務廢弛苟且狼籍而奸貪之弊且多祖宗之設此官意何為者

而乃使若此哉合無今後大破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議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參政使視按察司副使待政成之後視參政者陞與參政同視副使者陞與副使同如更優異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擢用則其官自重矣其官重則賢者樂就必且盡心于所職馬政鹽政當自修舉而所利于國家者必多非惟祖宗設官之意可以無失而用人之理亦得之矣伏望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卿所

言是馬政鹽政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效著實舉行

陳四事疏 隆慶五年

汪文輝

臣惟先帝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于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搆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于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

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為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為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録長為人才惜今或捜抉小疵指為大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為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

至言官之短誰為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為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為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為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己專斷即有缺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

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疏入下所司高拱惡其刺已調文輝為寧夏僉事

議錄卹賄三臣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謹按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御史周于德因派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戸于彪賄託于德舊歇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倖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雄妻弟秦守忠等捉拏到官搜出身邊銀一包連贓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

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遞公文内夾柬帖呈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即將原来冊柬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令家人拏獲連贓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為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向高潔事關名節乞敕吏部登記俟各官攷績陞遷之時分別優待以為堅持清

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
砥礪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為照黷貨者小
人之惡行卻賄者君子之美節為治之道必使小人不
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為當也乃近年以來是
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
顧獨于卻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
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
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為之卻也甚

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泯于無迹而卻賄者反為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為得計而卻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為之以為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為惡者幸而為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卻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卻賄之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卻之是

誠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卻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而卻之者是亦卻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廣于所可見而逆其貪于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卻之者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為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化為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

哉今御史周于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于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浼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為廉謹之勸至于訓示諸司尤為喫緊蓋俗說之浸淫既久人心之蔽迷已深使非曉然以示則孰敢安然而為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為美凡遇有行賄之人即當執拏

在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吏部並兩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凡遇有卻賄之官便當記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為瘢痕列之薦牘而不得反指為瑕纇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為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亦興治道之一機也　疏入得旨是

議處廣東舉劾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

弊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説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秪縁近年以来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于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于是良民皆化爲盜譬之病瘡者然始縁客火爲逼血脉聚而爲瘡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瘡日積而血脉日微實有難于救藥者也臣誠爲國憂先曾

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命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
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
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預焉其自京
往者臣又每每集于堂階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
意歆以功名上進之階蓋欲為皇上奠此一方易亂為
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于黜陟而朝廷之黜
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
舉薦同于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

按舉薦同于他省則雖盡心効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與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于進取乎于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處也臣誠欲于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拏問者即便拏問應劾奏者即便劾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

如此則賢才雖衆而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于相礙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隳廉平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于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為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疏入得旨是

弭盜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竊以海內雖稱乂安而盜賊殊為可慮其聚衆殺劫

是處皆然然皆非飢寒迫也其間多健俠之徒博飲宿倡揮金如土自相雄視擊劔殺人且數千里外皆相聯絡召呼之間多可數千少可數百肆行荼毒而曾無誰何者也以求其故皆起于有司之養寇而成于上官之不察彼有司及廵捕官不職者多平日既不留心武備而于健俠之徒又不行懲禁任其所為及聚而為盜則又自先畏懼不敢嚮邇廵捕者又往往受盜之賄不行緝拏即有拏獲又多放縱却祇蒙蔽上官以為地方無

盜而上官亦甘其蒙蔽茍稱目前無事以待遷轉習以成風彼此相效以為善宦于是有司之蒙蔽日益甚而盜之猖獗日益不可制良民受其殘害無所控訴每每被刼被殺不以報官曰官不為理徒益重賊之怒而禍益烈也直至刼庫不容隱匿乃始申報上司卻又以重為輕以多為少支吾了事而上司亦恐有已責也亦為之以重為輕以多為少支吾了事蓋不惟賊之故態官皆知之而官之本情賊亦皆知之彼此相款安然無事

此其所以日益滋蔓而不可圖也使有司肯以捕盜爲務有即殄滅則安得積而至于多又使肯以稽查爲務凡健侠不務生理者必加懲禁有出而之他者必令里甲報知窮其所往而拘治之且收其家屬則安得肆意流毒于外使上司亦以捕盜爲務日行體訪凡有盜地方及蒙蔽不以申報者必加重究議罷其官則彼安敢不捕使又以稽查爲務凡捕獲強盜審是何州縣人即責問該州縣官有此無良何以不知出而之他何以不

問亦加重究則彼又安敢不行稽察即是而言則海內之多盜其故可知也若不重為議處恐故套牢不可破官以蒙蔽為當然而盜以劫掠為當然將使良民皆化為盜脫有揭竿而呼者又將何以處也請以後各兵備係格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分別降級罷官各兵備及該道官所屬有盜分別降級罷官有隱匿不行劾奏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劾奏重治若果地方有盜即行申報上司就便捕滅上司若聞地方有盜即撥兵

馬就便捕滅者免究仍録取其捕盜之功量多寡為陞賞曰罰必罰更無假借曰賞必賞更不食言庶乎捕盜有人而盜息民安可望于萬一也　疏入得旨這所議條格都依擬著實舉行

辨名分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竊惟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近年以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其在外省則推官知縣出自科甲者二司多不敢約束而反畏之上下之倒置甚矣上下倒

置則紀綱何由立而政令何由行也以求其故皆因先年執政之臣悅人媚己于是憸夫之在庶寮者託為與援入其幕中般鬭是非堂官少不曲意于已輒行排陷而遂因以不利于是堂官畏之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則益恣其胸臆旁若無人自稱風采鳥習以成風彼此相效雖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違拗堂官為得計而安意承行者蓋鮮矣在在外省則由巡按御史見得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加護庇引為私人託其查

訪凡二司之賢否悉出胥吻有所不悅遂以萋斐而禍終不免于是二司反皆畏懼遇其来謁每留飲幕中親陪談笑以結其歡心蓋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今臣吏持公道門無私交庶官既不敢般關是非而又每申明上下之分使諸司不得違越往日之風似可稍息但積習既久卒難盡變而以違拗為得計者固尚有也至于外省則全是舊習無一人之不然矣體統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于此若不重加懲創

嚴行禁約此風何日止也如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張振選縱下人需索不能禁制反刑受害者以怙終蒙堂官戒示不行悔罪仍刑受害者以洩忿非惟執迷不返官守有虧抑且長惡不悛名分大壞此正所謂以違拗為得計者也合候命下將張振選革職冠帶閑住本部仍移咨都察院通行大小衙門今後敢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照張振選處分上官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

按御史皆當以公正為心不得仍庇進士推官知縣引為私人使各盡其上下之分違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劾奏究治庶久塗之耳目可開而久紊之法紀可振其有裨于治道良非細也　疏入得旨張振選著革了職冠帶閒住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反為曲悅名分倒置政體大壊這所奏便行內外衙門一體戒飭以後再敢有這等的部院科道官著實參來重治不饒

論諳達貢市事疏 萬歷五年

方逢時

臣蒙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効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諳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為害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

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曩時戸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貿之利不預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城首領不保朝廷為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恇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

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諳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時而不可豫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

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預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數陳國是揺惑内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矣疏入帝從之

遵旨議治黄運兩河疏 萬歷六年 潘季馴

臣竊惟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

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然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来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黄水来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城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時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

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猶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是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瑄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

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攷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致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支渠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分之一

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以臣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陳瑄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于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

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于兩岸遥

隄或脊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

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黄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

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

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説僅可施之于閘

河耳黄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

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

暴漲致傷兩隄故欲于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

滚水壩三道萬一水高于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黄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竝二瀆而不使之少殺那縱有滚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

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黄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
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黄河經行之地
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鄭縣孟津鞏縣三
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
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
其地而去禹導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河土日鬆土
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
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

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淤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款議前來臣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所言不謬俯賜俞允行臣即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具槩關工程如高家堰淮城北隄廠馬坡瀆揚州諸淺并塞小缺口十四

處工所必舉而伏前尚可舉事者一面分投興工外謹
將條例開明請旨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
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
道梗阻皆由此也臣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
黄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
等大小二十九決則黄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
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為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
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現在分投興築外其決

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不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貫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遙隄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遥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逼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

仍于兩崖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遥隄桃清一帶南崖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復修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崖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遥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財力又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爲淮城北隄除埽灣單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

帶舊隄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盤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黄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現存四

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即行封
閉俱加修理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
船隻照應車盤毋致曲徇使容致壞良規一議創建滚
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黄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
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
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吕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
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滚水石壩一座
此隄稍毕二三尺闊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

壩滚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闊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道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横沙并東西二

火據土民李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況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于事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

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令現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綿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遥隄議築則黄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黄清

江浦等閘議啓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南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　疏入得旨工部看了來說

查議黄河後患疏 萬曆六年　潘季馴

臣猥以譾材謬膺重任晝夜思維欲求萬全之策以報陛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于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黄浦淮

水横流淮揚之民久為魚鼈也淮黄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已于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内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亦得藉以少逭愆尤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敢敬陳之臣初抵淮安即詢黄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喜以為此黄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

餘則臣又喜以為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為胡佃溝為梁樓溝為北陳為雁門集為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為崔家口即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答臣即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琰前往測度去後隨于四月二十九日親督淮北分司郎中佘毅中添註管河郎中張譽徐州管河兵備副使林紹添註管河副使張純沿河踏看行至徐州隨據王琰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

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波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也臣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金龔泮王霜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即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

下永利等情臣當督前司道并山東管河道副使邵元哲河南管河道副使唐汝迪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邱諸縣至新集閱視間則見黃河大勢以直趨潘家口矣隨據地方鄉老靳廷相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跡現在儘可開復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

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深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即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告俱爲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黄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夏邑迤北碭山迤南嘉靖年間岸闊底深水勢安流既于運河無虞亦于民田無害商賈通行貿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徙黄流泛溢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早爲開通上利下便是

誠萬世盛舉等情臣度其言實為採本之論但道里遼遠工費鉅艱復又沿河荒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猶冀崔家口一帶淺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為力也復督各官駕小舠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阻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粒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為壑城中瀦水為池居民逃徙官吏嬰城難守現今題請遷縣臣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并合汴泗諸水萬里

湍流勢若奔馬徒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改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為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黄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不可鑒乎臣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為溜溝再變而為濁河又再變而為秦溝止因河身淺澀隨行隨徙然

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是以夙夜為懼也臣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為辭實非本心葢誠慮黄河之性叵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為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

不溢何年不决寧爾不慮之乎臣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必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

利也臣故以為復之便至于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自誤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之所以盡忠于陛下也臣勘議之後即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琰回稱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容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敕下該部查議如

果臣所言不謬擬議上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候秋深水落與臣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疏入帝不納

恭報兩河工程次第疏萬歷六年 潘季馴

臣竊照治河之工築隄固難而塞決尤難今幸仰仗我皇上一誠默運上格天心河伯效靈諸決自塞臣原議欲挽旁決之水以歸正道今已悉從人願桃清而下昔

如溝洫今皆洗刷深廣如故又查雲梯關海口大關清口通利兩河順軌三月之間河形頓改止餘大澗口一十丈未合淮水尚分一小支東奔若天氣晴和功在旬日不足利也但黃河雖已歸正而隄不築則明歲伏秋必復泛溢故堅築遥隄以固其防創築減水壩以殺其勢其工未可緩也高堰之工斷流雖已可期而一綫未足為恃必俟斷流之後隄内陸地乾出廣取其土加培高厚方可無虞再查黃浦入淺二口皆因高堰之水漫

溢衝決高堰既塞則二口之築自易湖隄閘座亦當次第告成崔鎮決水委已歸漕并趨雲梯關下海擬稱留之無益應合一體建築遥隄復將磨臍溝減水壩移建本處姑留羅家等口以殺黄流似為允當工程次第此其大都矣再照築隄不難而取土為難或為水占或為沙掩遠搜深取務得膠淤老土方許填築夯杵竝舉務求堅實臣等三令五申諸司道朝乾夕惕惟此而已臣等猶慮官夫賠用飛沙填藏隄内無從辨驗又製鐵探

筒數十具分散各工令其時時錐探臣等閱工之時亦

將前器探試如筒內帶出浮沙捏不成顆即將本管官

究治挖去改築真如燕雀壘巢日計分寸其工誠有不

易者至于石土採運亦甚艱苦與其速而不堅孰若遲

而可久故未可責效于旦夕也近因風雪大作地脈凍

結難以興工目下暫擬陸續散失先遠後近至明年正

月二十日以前鳩工再舉伏望皇上少紓南顧之憂容

臣悉心料理務圖永賴之計必不敢苟且塞責以負任

使謹具題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恭報兩河工成疏萬歷七年　潘季馴

臣竊惟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黄河之水黄河自西而来淮河自南而来合流于清河縣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于海此自宋及今兩瀆之故道也數年以来崔鎮諸口決而黄水遂北高堰黄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

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攀輿號泣觀者皆為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皆住址陸道漫不成渠一二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

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于理為順方在猶豫而工部移咨丁寧臣親詣踏看臣乃乘輕舠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黄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

鑿徒費無益也臣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遥堤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堤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為阻水而不知力不専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大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

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殊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于復閘壩嚴啓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幸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靈祇助順恩威並用而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儆予之慮宵旰靡遑絲綸屢飭其始也并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布故

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既也逮媮惰以警冥頑折消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一歲之內今兩河烝黎歌帝德而祝聖壽寰宇矣臣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除用過錢糧聽巡鹽衙門查覈奏繳外謹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伏乞敕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　疏入賚季馴等銀幣仍遣給事中尹瑾勘實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九